

下卷

宛妃传



解语 著
莲子清如水
奈何宛如心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下卷

宛妃传



莲子清如水
奈何宛如心
解语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標有梅，其实七兮。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实三兮。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顷筐塈之。
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生辰

第四十七章

时光似水缓缓流过，一直到顺治十六年的六月二十三，那是贞妃二十岁生辰之日。

作为四妃之一，又是拥有协助皇后管理六宫大权的贞妃的生辰，虽规模比不上皇后的千秋节，但也不见得逊色多少。早在数日前就开始准备起当日要用的东西，歌舞戏曲是必备的。不过除此之外贞妃似乎还另有打算，从内务府暗自拿来好些东西。内务府的姚总管对贞妃极尽巴结之能，恨不得把整个内务府都搬过去，谁叫贞妃现在正当红呢！

宫里的妃子几乎都在被请之列，皇后就更不必说了，至于太后那边，贞妃明知太后定然不会来，但还是亲自去了一趟，结果不必说，自是被太后不咸不淡地拒绝了，不过贞妃也正巴不得呢，要是太后来了，她难免会受到拘束。

六月二十三日一早，宫里的妃子都先后来到了布置停当的翊坤宫，礼物自是不能少，首饰、珠宝、衣料，一应俱全。不论是什么，贞妃都笑呵呵地收下，招呼着她们坐下。宁妃也来了，贞妃对她倒也客气得很，拉着她的手，姐姐长姐姐短地叫着，将宁妃叫得板不住脸，软下了态度。看她这般热诚，又有谁能



想到当初就是她踩着宁妃的肩膀往上爬，而宁妃到现在似乎还不是很明白。

清如坐在铜镜前将一对珍珠耳坠仔细地戴好后站了起来，今天的她刻意好好打扮了一下，不论是首饰还是衣服都以清雅为主，突出脱俗的气质。今天贞妃生辰，福临定然也会去，她都好些天未见过他了，不知他可还好，是否因病而憔悴了些？

清如让小福子捧着她要送给贞妃的礼物，然后一拍衣服对湘远淡然道：“咱们走吧！”她给贞妃准备的是一对玉镯，不论质地还是成色都极好，是以前福临赏下来的，她一直没戴过。

等她到了翊坤宫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好些人，像宁妃、淑贵嫔等人已经来了，坐在离贞妃最近的上首，下首则坐着宜嫔和因怀孕而晋了贵人的唐贵人及陈贵人等。位份高的几人中静妃没有来，其实她不来是正常的，来了才叫人害怕，谁知道她会闹出什么事来，另外恪贵嫔也还没有出现。

至于贞妃旁边的位置自然是留给皇上的，就与当时皇后过中秋节时一样，今天的贞妃一改往日里婉约清秀的模样，改以艳丽妆容，也许是想给皇上一个惊喜吧。如此想着，清如稳稳当当地走了进去，冲正前方的贞妃一福，道：“臣妾恭祝贞妃娘娘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好！好！宛贵嫔快快请起！”贞妃离坐笑眯眯地扶起了清如，“你能来本宫很是高兴呢，自你从宫外回来后咱们几个也没怎么见过面，都有些生疏了！”

清如浅笑着说不敢，然后从小禄子手上拿过礼盒打开后呈给贞妃，贞妃连声说着喜欢，说她正好缺对镯子配这身新衣服呢，随即就从盒中取出玉镯戴上了，问在场的几个人可好看。在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后，她笑得更开心了，招呼着清如坐下，在清如背过身的瞬间她的脸上掠过一丝诡异的笑。

另一边，清如坐下后仔细看了一下在座的人，发现月凌还没来，这可就怪了，来之前她派人去月凌宫中叫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可现在却又不在这里，她会去哪里？清如若有所思地望着一直挂着笑容的贞妃，她已经感觉到这个生辰宴会并不像表面上所看到的那么简单，也许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恪贵嫔到！”宫门外的人一声通传，恪贵嫔抱着黑猫点点悠然走了进来，身后跟着的子奴捧着一个画轴模样的东西。

贞妃与恪贵嫔是同一批入宫的人，虽平日里交往不多，但也还过得去，何况现在恪贵嫔一直处在半隐蔽的状态，对贞妃等人根本没有威胁。

贞妃本欲迎上去，然而在看到她手里的猫后不禁有些犹豫，她不喜猫，甚至有些怕，这手伸出后停在半空不敢伸过去拉恪贵嫔的手，尤其是在看到那只猫窝在恪贵嫔怀里冲她张牙舞爪的样子，更是不敢，手微微一握从空中收了回来。

恪贵嫔淡淡一笑，拍拍点点的头，然后朝身后的子奴一瞥，子奴立刻会意地捧着东西站了过来，恪贵嫔指着那卷东西，道：“今天是贞妃娘娘的生辰，娘娘这里什么都有，臣妾也没什么送得出手的，就自己画了一幅画，祝娘娘你千岁安康，还请娘娘不要嫌弃！”

贞妃引着恪贵嫔坐下后，笑道：“妹妹，你实在是太客气了，你今天能来我就很高兴了，哪还用得着送东西，这不见外了吗？”

“这礼不可废，否则知道的说娘娘您宽厚，不知道的却要说我不知高下了，莫挽实在是愿落人话柄！”说到这里，她不顾贞妃有些微变色的脸朝子奴道，“把画打开！”

“是！”子奴应了一声，双手持卷将画卷徐徐展开。众人都想瞧瞧恪贵嫔画的是什么，所以目光全集中在了那幅画上，待得看清后，都发出不以为然的轻哦之声，原以为恪贵嫔会画出什么精品来，原来也不过是一幅再普通不过的画，红梅点点，虬枝盘根，白纸为雪，这样的画简单得很，算不得稀奇。

宁妃先道：“早闻恪贵嫔是才女，从前以才貌双全得幸于皇上，怎么今日只画了这么一幅图，你这礼未免也太轻了点儿吧！”话中有几许不屑与轻视，其余诸人瞧着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贞妃对这个倒不在意，打圆场道：“礼不在贵重，情义到了就行。”接着她又指着画中的红梅，道，“虽说只是一幅红梅图，但恪贵嫔画得却是形神兼备，实是佳作！”说到这里，她命绿衣接过画准备收起来，子奴似有什么话想说，眼睛一直看向恪贵嫔。

恪贵嫔笑而说不说，环视四周，在与清如若有所思的目光相接触时微微停了一下，手轻抚着点点光滑的皮毛，系在点点脖子下的金铃不时发出一声脆响。

“皇上驾到！皇后驾到！”未等恪贵嫔说话，宫门外传来一声尖细的声音，身着团锦龙袍的福临走了进来，跟在他身后的是着凤衣的皇后，没想到他们会





一起来，还真是有些意想不到。

这还是自那天后清如第一次看到他，心下不禁起了些微涟漪，瞧着福临的面色，他的病是真的好了，只是面目似乎较以往要阴沉些，尤其是那双眼睛，深不见底！

贞妃与在场所有妃嫔全部起身，向走进来的福临和皇后甩帕行礼，“臣妾等人恭迎皇上，恭迎皇后娘娘！”

福临当先扶起贞妃，“今日是你的生辰，不必多礼！”贞妃浅然一笑，依言站直了身子。

同时皇后也站前一步与福临并排道：“诸位妹妹都起来吧！”

“谢皇上！谢皇后！”诸妃谢恩后直起了身子，但都站着没有人落座。福临扶起了贞妃后目光一扫在场所有人，当看到恪贵嫔也在场后，他的目光微停了一下，“莫挽你也来了！”莫挽是恪贵嫔的闺名，这个清如等人都是知道的，但两位新晋的昭嫔、燕嫔，还有唐贵人等人却还是第一次听到。

恪贵嫔凝笑道：“是啊，贞妃娘娘的生辰，臣妾若不来岂不是太失礼了！”

福临点点头没有说话，在准备收回目光之前他看到了清如，瞳孔无声无息地收缩着，他看到了清如含在眼中若有似无的哀怨，但很快他就将目光移开了，快到让清如来不及看清他的眼中有些什么。

贞妃迎福临就上座，另外端了把椅子在左侧，那是给皇后坐的，而她自己则坐在了福临的右首，帝后落座后，其他诸妃亦落座于位。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说得这么热闹？”福临侧目望着贞妃，贞妃欠身道：“回皇上，臣妾等人在说恪贵嫔送来的画呢！”

“哦？”福临微愣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以轻不可闻的声音道，“莫挽的画画得不错！”说完后，他自己似觉不妥，转以笑颜道，“是什么画，也让朕瞧瞧！”

贞妃应下，让绿衣将收起来的画展开在福临面前，福临略瞧了一眼，并不觉得有什么出奇的地方，然而这时恪贵嫔却漫步来到画前，伸手在画上不知怎的一弄，这画一下子就变长了好些，原来这画有一部分在之前被折了起来，由于折痕不明显，所以不留心是看不出来的。

一旦整幅呈现出来，这画顿时让人眼前一亮，先前所隐藏的东西并不多，只有一个人而已，站在梅树下，折梅而笑，然而就是这一人，这一笑，让整张画都生动起来，可以这么说，恪贵嫔的画技在这个人的身上完全体现出来了，一颦一笑莫不栩栩如生！

画中人的面容有几分与贞妃相似，应该就是她无疑，毕竟这是在她的生辰上，大部分的人心中都是这样想的。

然而贞妃的神色却极不自然，画中人虽与她有些相似，但更多的却是另一个人的影子，这一点不光是贞妃，福临也看出来了，否则他不会这么着迷地盯着画像！

恪贵嫔！贞妃有些恼恨地瞪了一眼笑吟吟的恪贵嫔，任谁都看得出她分明就是故意的。

清如亦瞧出了画中的奥秘，同时也明白了恪贵嫔为何要将画折起来，若是一早便展出全图，那贞妃必会马上收起来，不让福临见着。只是她这么大费周章又是为何呢？难道真如她所说，她不喜欢贞妃，甚至恨贞妃？

此时福临也已收回了痴迷的目光，挥手让人收起那画，他闭着眼竟似不敢再看，只是从那面容上可以看出他的心并不平静。

待将画收好后，贞妃提前将歌伎、舞伎招了进来，以歌舞来分散诸人的心思，清如对歌舞无甚心思，她在座上不时转眸去看福临，福临对她的目光似有察觉，但一直都不曾回过眼来，只是专注地看着场中的表演。

倒是宜嫔，这个冷若冰霜少与人有交集的女子不时瞧瞧清如然后看看恪贵嫔，那样子竟似有些好奇。

舞伎们跳了几支新舞后退下了，其后不再有人进来表演，福临不禁有些奇怪，“贞妃，你这次安排的就只有这些吗？那可比皇后千秋节时少了很多！”

贞妃微微一笑，带了些许神秘，道：“自然不止这些，还有更精彩的，是臣妾特意安排的，保准给皇上您一个惊喜！”

“是吗？那朕可真要看看！”莫说福临，就是清如等妃子也有些好奇了，这歌舞也好，杂耍也罢，都不是没见过，还有什么能显示出新意的？

正想着，外面突然传来阵阵琵琶的声音，轻若无声，却又清楚地出现在众





人的耳中，淑贵嫔侧耳仔细听了一下，道：“噢，是谁在外面弹琵琶？”

福临亦点点头，将目光投向了贞妃，贞妃抿唇一笑，道：“皇上若想知道是谁在弹，不如咱们都出去看看？”

清如默然听着，她已经想到了，恐怕这就是贞妃所说的惊喜了。她倒要看看，这个贞妃究竟安排了些什么。

那厢福临已经同意了贞妃的话，与皇后一道站起来往外走去，在经过清如时皇后伸手拉过清如，道：“妹妹，咱们一起去看看！”她这是有心帮清如，好让福临注意到她。

哪知福临只是淡淡地看了她们一眼就大步跨了出去，清如心中说不出的失望，都说皇帝薄情多疑，现在看来真是一点儿都没错，福临……她真的很想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

一路随着琵琶声传来的方向寻去，弯折间到了翊坤宫的后面，翊坤宫的格局和重华宫有些相似，有池亦有林，琵琶声正是从池边传出来的。水波微漾的池边，一名女子面向池水而立，她穿着一袭紫色的软锦纱衣，风拂过，衣飞扬，缠绕在发间的珠饰轻碰着。

福临等人只能看到一个背影，瞧不见她的模样，然而只是一个背影，就给人一种说不出的美感，仿佛随时会乘风而去，另外大致可以看出在她的手上似乎抱了一个琵琶。

这个背影好熟悉，像是……月凌！清如皱眉看着与他们还有段距离的人影，越看越像，而且月凌一直都没出现过，难道真的是她？如此说来，贞妃安排的这出戏，目的是想让月凌……

正当诸人各怀心思猜测之际，岸边的女子有了动作，非是转身，非是回眸，而是举步直直地往池中走了过去。眼前一幕如诗如画：飘于风中的琵琶声，走入水中的背影！

福临瞧着大吃一惊，正要唤住她不要往前走，贞妃却阻止了福临，并给了他一个让他安心的笑容！

清如将这一切都瞧在了眼里，然而疑惑却是更重了，皇后亦是如此，她与清如对望了一眼，从彼此眼中看到了同样的不解。

清如知道轻功高强的人确实可以踏水而行，就像宋陵一样，可是这是在宫里，一个普通的女子会有这样的武功吗？似乎不太可能，可是若非如此，她又为何这么走过去，难道不怕落水？

思绪千转，疑虑重重，而岸边女子的一只脚已经跨入了水中，并且居然稳稳地站在水上，没有落入水里。所有看着的人，除了贞妃以外，俱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实在太匪夷所思了，怎么会有人能站在水上呢？

这时女子的另一只脚也离开了岸边，她整个人都站在了水里，人间的烟火气息悉数消失在弥漫的水汽中，她如仙子！如水中仙子！福临怔怔地走过去，目光一直不离那个背影！

随着女子一步一步地走入水中，宁妃突然指着她脚下的水，惊讶地道：“你们看那是什么？”

众人随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竟看到在那水面上漂浮着一朵朵极小极小的莲花，刚才还没有这些莲花，再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那女子每走过一步，她的双足下都会出现一朵洁白无瑕的莲花，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步步生莲竟在这里出现了，而且这莲花还是出现在水中。

福临眼中充满了赞叹，抚掌道：“好一个‘步步生莲’，妙极了！”

相较于他的夸赞，其他人则或多或少露出了不以为然甚至鄙夷的目光，女人总是无时无刻不存着嫉妒心。

清如没有同别人一样嫉妒，只是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曼然生姿的身影，她在等那个人转过头来，看她到底是不是月凌。

那个女子在走到水中央后终于停下了脚步，琵琶声还在不停地传过来，潺潺不绝，如小溪流水。当琵琶声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一叶小舟从对岸缓缓驶了过来，上面站着一个貌美的歌伎，她从女子手中接过琵琶然后续奏起来，而那个女子在没了琵琶后开始动了起来。

手划过，明明柔若无骨，却如破流云千幛，霞过处，发飞扬，足点地，人旋舞。水袖掷向碧海澄空，尽兴而挥间，她周围的水突然喷射而起，惹得在看之人纷纷惊呼，这一切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出乎他们的意料的。

无数道水箭射向空中，将里面的人包围了起来，隐隐约约中，只见舞姿绰





约，恍恍惚惚，只闻悠扬，这样的情景，这样的舞蹈，人间可得几回见。福临的目光已完全被吸引住了，他的眼，他的心，只看到那个在水中尽情飞舞的仙子，他在等，等水落下，等她回首，看这个仙子究竟是何模样！

终于，水落尽，人回眸，众人于曼妙的舞姿中，看到了舞者的真容，那是一张动人的脸，眉梢含情，眼眸如水，

月凌！竟真的是月凌！清如在那张熟悉的脸上证实了自己的想法，月凌！果然是月凌！只是今日的她比往日要美，要柔！

贞妃，这就是你的目的吗？清如望着贞妃在心中暗自说着，贞妃要帮月凌得到福临的喜爱，她为的是什麼？是想拉拢提拔月凌来稳固自己的恩宠吗？

另一边水中的舞已经到了末尾，此刻水面上已经漂满了小莲花，随水而动，随乐而飘，当所有人都以为惊喜已经到头时，贞妃却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真正的惊喜才刚刚开始。

与此同时，月凌用穿着弓鞋的脚用力一踩水面，“哗”的一声，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再一次发生了，一朵硕大的莲花以月凌为中心浮出了水面，一点点升起，而月凌就站在莲花中央，飘带翻飞，额间一点嫣红的花钿衬得她面如白玉，她是如此动人，又是如此圣灵，如飞似舞，如幻似真，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看的人已经分不清了。

莲花载着月凌缓缓向岸边漂来，在大莲花的周围是无数小莲花，如众星捧月一般，福临不自觉地走了过去，定定地站在岸边，看着逐渐漂近的月凌，当莲花终于漂到水边的时候，两人的目光对在了一起。

福临近乎痴怔地向月凌伸出手，口里喃喃地说着：“你来了吗？是你来了吗？”

月凌不知他说的是什麼意思，然在此之前贞妃已关照过她，一切要顺着皇上的话说，她遂笑着伸出手，放在福临摊开的掌中，轻然道：“是！是臣妾来了！皇上你喜欢吗？”

听到她的话，福临突然身子颤了下，一个激灵，他从痴怔的状态中醒了过来，但他仍然盯着月凌，眼中充满了惊叹，将软玉温香的手握紧，柔声道：“你的舞好美，几乎让朕看痴了眼，从不知道原来你的舞竟跳得这般好！”

月凌顺着他的牵引，从莲花中走了出来，她含羞而笑的模样深深刺痛了清

如的眼，是嫉妒吗？嫉妒她得到福临的赞赏？

不！不是因为这个！清如虽自认不是个大方的女人，但还不至于小气成这样，月凌是她的姐妹，她亦想帮月凌得到皇上的宠爱，好让她在宫里有一席之地。

让她刺痛的是，现在帮助月凌的人是贞妃，她无法确定有贞妃这个不简单的女人在中间，以后她和月凌之间是否会出现裂痕，她绝不相信贞妃会无缘无故帮月凌，后面肯定另有目的。

月凌……水吟已经不在，清如身边只有月凌一人了，若以后连月凌也离开了她，那她真的就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另一边贞妃走到福临身边，道：“皇上，臣妾安排的这个惊喜可还行？”

福临将目光从月凌身上移开后，道：“好一个惊喜，确实是让朕又惊又喜！贞妃，你可真是会安排，快告诉朕，你是怎么做到让她渡水如平地的，又是如何在那水中起舞的，还有这步步生莲，快告诉朕！”

皇后一直与清如站在一起，瞧她面色极是不好看，赶紧小声安慰着，清如摇摇头示意自己没事，皇帝本就是多情的，没有人可以奢望他会专情于一人！

贞妃听到福临的问题，抿唇一笑，道：“皇上，您现在问这个多煞风景啊，您要是想知道臣妾下次再告诉您，您倒是先说说，这凌常在的舞跳得可好，臣妾觉得比宫里那些舞伎们跳得好多了！”

月凌被她夸红了脸，低下头小声道：“娘娘说笑了，臣妾跳得哪有那么好！”

“不！”听到她的自谦，福临说，“你跳得确实好，尤其是在水中跳，那个感觉，让朕想到一个人！”

“一个人？谁啊？”月凌抬起眼，好奇地问，贞妃却出人意料地低头绞着手帕，一副沉默的样子！

福临微微一笑，嘴张了一下又闭上，似乎是在想什么，然后才道：“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

他话音刚落，另一个人就接了上来，“休迅飞鳧，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格





贵嫔自言自语地念完后对福临道，“皇上，您说的可是洛神！”

福临微一点头，“不错，朕当时看到的第一感觉就是洛神踏水而来，月凌，你真是让朕大开眼界啊！”

月凌从未得到福临如此注目过，更不用说夸赞了，她激动得都不知说什么了，突然间发现自己的手还被福临握在掌中，想抽出来，不想却被福临握得更紧。

贞妃在福临说月凌像洛神之后绞帕的手一松，抬眼凑上来道：“既然皇上您觉得凌常在的舞犹如洛神一般，何不就赐‘洛’字给凌常在，以做她的封号？”月凌现在的位份是常在，按理不应有封号，一般来说都是到嫔的时候皇上才会赐号于妃子，有时候晋位贵人的时候也会有赐号，但不多，贞妃心中清楚，月凌现在已经成功地吸引了福临的注意，她不会在这常在之位上久待，应该很快就会上位，而这也正是她安排这出戏的目的所在。

福临同样想到了位份和封号的问题，他沉吟了一下，没有回答贞妃，而是对跟随在侧的常喜道：“传旨后宫，晋常在月凌为贵人，赐‘洛’字为号！”

此旨一出，在场之人齐齐吃惊，一般秀女在选秀进宫后会依各自的才貌家世给予相应的位置，而想要晋位的话必须是要在侍寝之后，当然，侍寝后没有晋位的也有，但是未侍寝就晋封的就极少了，这一朝历数之下一个也没有，即使清如在晋嫔之前也曾是侍寝过的。

现在月凌还没侍寝福临就晋其位份，这份骤宠让唐贵人之流看红了眼，想她怀了孩子也不过就封了个贵人，而月凌什么都还没做过就和她并排了，再往下岂不是很快就会超过她了？

然而不管是眼红还是不甘，也只能想想，这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就像常喜一样，虽然讶异但还是依言应下，皇上的决定是不容他们这些做奴才的干涉的。

月凌还沉浸在喜悦中没恢复过来，她怎么也没想到只是跳了支舞皇上就对她如此另眼相看，不仅一下子封她为贵人，还获得赐号之荣，这实在大出她的意料之外，同时心中对贞妃的感激亦多了好些，若非有她相助，是她自己也不会有出头之日。

“臣妾谢皇上隆恩！”月凌稍拾了心思，盈盈朝福临叩倒，双膝未及触地便被福临拉住了，“无须多礼！”

清如冷眼看着这一切，这一瞬间她觉得自己是如此多余，她根本就不应该来的，来了只是徒然让自己难过而已，然而要是不来也看不到这出好戏。

曾几何时，福临对自己也经常露出这种痴迷的神情，然而现在已经转到了另一个人身上，自己也许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看到了！

福临走了，在经过清如身边的时候，他没有看她一眼，全然一副当她不存在的样子。

月凌走了，跟在福临后面，她看到了清如，张嘴似要说话，却被走在后面的贞妃制止，她只得闭了口，有些无奈地看了清如一眼。

贞妃在与清如擦肩而过的时候，露出一丝若有所思的微笑。

而清如依然是那副冷冷的表情，仿佛一切都与她无关，不论是福临的漠视，还是月凌的得宠，都与她无关！然而只有她自己知道，泪未落于眼，却落于心！

这一夜，乾清宫彻夜响起了丝竹乐声，而这一夜也必然是月凌这位新晋的洛贵人侍寝。

第二夜，第三夜，第四夜，一直都是月凌侍寝，福临对她似乎真的是极宠，一直到第五夜才翻了燕嫔的牌子。一个出身并不怎么高贵的女子，能得到皇上如此的恩宠，着实是不容易，而月凌亦是等了三年。前三年她是在无风无波的情况下度过的，不过这样的日子以后恐怕不会再有。

而在第三天的时候，月凌曾来过清如的宫里，月凌精神很是不错，左侧头上戴起了流苏，每一次侧头，流苏都会摇摆，犹如她跳舞时的模样，若是撇开贞妃不谈，清如倒是真替月凌高兴，她苦熬三年，为的不就是这一日吗？

清如招手让月凌进来，又命绵意奉上茶后，才半开玩笑地道：“你这丫头，瞒得倒好，竟然连我也不说，怎么？可是不把我当姐姐了？”

“没有！没有！”月凌慌忙摇手，生怕迟一些清如会误会，“我不是故意瞒你的，只是贞妃娘娘不让我对任何人说，说是怕万一泄露出去就不能给皇上惊喜了。姐姐，你不要怪我好不好？”她睁着一双明亮如小鹿的眼睛望着清如。

清如原本就没生她什么气，只是担心贞妃会别有用心罢了，听得她的话不由得失笑道：“我哪会生你的气，你能得幸于皇上是你的造化，我高兴还来不及，若不是皇后千秋节时……”说到这里，她神色一黯，旋即意识到不对后又撑起





笑容道，“虽晚了一年，但总算还不是太迟！”

月凌点头应和着清如的话，脸上逸着动人娇羞的笑，新承恩泽之人自是满心欢喜，昨日的事清如虽在场，但许多事都不明白，如今见月凌在，便索性问道：

“对了，昨日之事到底藏着什么奥秘，为何你能在水面上走，而且所过之处还有莲花浮现，实在太让人匪夷所思了，若不是在宫里，我又和你熟悉，真以为你是水中仙子了！”

月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娇色满容，“哪有这回事，若真是这样我就成仙人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哪会像现在这样。其实这一切都是贞妃娘娘安排的，她为了我的事当真是煞费苦心。

“其实在那池子里面已经事先打下了木桩，离水面半寸，不仔细看是发现不了的，而别人看起来就会以为我是走在水面上，实际上是走在水下的木桩上，至于那小莲花则是用丝绸所做，叠起后藏在鞋底之中，然后再在鞋底处挖一个与莲花一样大的洞，如此一来，这每一步走过都会有一朵莲花从鞋中掉出来！”月凌笑着将秘密一一说了出来。

清如这才恍然道：“原来是这样，那这个可是准备了好久吧，特别是那木桩，也不知耗了多少人力与时间才能做到，贞妃可真有心，最难得的是她居然能瞒得这么好！”

最后一句她说得比较轻，月凌一下子没听清楚，遂问道：“姐姐你说什么？”

清如含糊地道：“没什么，你继续说其他的，那个水箭还有莲台又是怎么回事？”

“那个水箭是莲台其中的一个功能，莲台事先安了机关藏在水下，而我站的地方有好几个控制的按钮，事先贞妃都和我讲过，先按水箭的按钮，然后在舞快跳完的时候，再用力蹬另一个按钮，这样莲台就会升上来。另外贞妃在水下还安排了一个人，在我站的地方后面露着一截芦苇秆，便是那人用来呼吸的，等莲台升上来后，他便在后面推着莲台往岸边漂去！”

听她解释完，清如才算明白过来，如此复杂的安排，贞妃不知费了多少心力，在她自己的生辰上如此帮着月凌吸引福临的目光，清如迟疑了一下，道：“月凌，贞妃待你很好，是吗？”

月凌想也不想地道：“嗯！真的很好，她帮了我不少的忙，是除了姐姐你以外，宫里对我最好的人！”

瞧着月凌现在这样，清如在嘴边的话有些不忍说出来，但为了月凌能有个戒心，她只得说：“月凌，你以前没怎么经历过，所以可能还没有什么切身的感受，但是看应该是看到了一些，你觉得宫里除了关系密切的极少数人外，会有人无缘无故地对你好吗？”

“这个……”月凌非是愚笨之人，从这句话上她能听出清如话外的意思是怀疑贞妃对她的好是别有用心，正如清如所说她未亲身历过，但却是看过的，过去佟妃对日夕示好，后面又是怎样的结局。

然而月凌还是倾向于人性本善的期望，迟疑着道：“可是太后对姐姐你不也是很好吗，还有皇后……”

清如摇头苦笑道：“诚如你所说，太后对我是不错，皇后亦是，但她们依然有着相应的目的，那就是我不会威胁她们博尔济吉特氏在宫中的地位，而先皇后对她们就有影响，所以太后才会想方设法扶我上位，一旦我有觊觎皇后位置的心思，太后第一个就容不得我！”在太后心里最重要的是大清江山的稳固、皇帝的安危，为了这两件事，所有东西都能舍弃，更不用说她一个小小的妃子了，所以说在宫里唯一能放心依靠的就只有自己！

月凌几欲张口，但一时间不知该怎么说。瞧她的样子，清如知其并未尽信，曾经的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只是希望月凌不要步上自己的老路。

清如站起身扶着月凌的肩膀，道：“你现在不理解怪不得你，我这做姐姐的也希望贞妃是真的对你好，今日我和你说过的话你记在心里，以后做事之前都要三思而后行，知道吗？”

“嗯！”月凌柔顺地应着声，虽然贞妃现在待她很好，但到底不及与清如相交深厚，所以应承了清如，表示自己会小心的。

随着六月的结束，宫里的局势逐渐明朗起来，福临有三宠，头先一个便是新晋的洛贵人，虽目前位份不高，但恩宠极盛；第二宠便是贞妃，以她一个人入宫六年的妃子来说，能做到第二宠，并不断加固着这份恩宠，着实不容易；至于第三宠则堪堪轮到清如。



第四十八章
宛妃



七月初二的下午，福临将刚下课的玄烨召了去，想看看他又学了些什么，虽对清如一直不闻不问，但这个儿子他倒是经常见，见了玄烨问其今日太傅教了些什么。

“回皇阿玛，太傅今天教了儿臣一首《诗经》里面的诗！”玄烨规矩地站在台阶下，仰头看着坐在案后的福临。

“哦？是什么诗，念来给朕听听！”福临随口说。

玄烨闻言点着小小的头颅开始背了起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福临初听还不觉得，但听着听着神色开始逐渐有些不对劲儿，他对汉文的造诣算得上是精通，不然也不能知道子矜和子佩的名字出自哪里，这首《秦